

怀故悼逝之诗与文人意绪*

花志红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通常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情感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当中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本文从怀故悼逝之诗所表现出的生死观、个人身世感等方面来作探讨。

【关键词】怀故悼逝;文人意绪;生死观;身世之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5)03-0019-03

中国文人历来重视亲朋故旧等人伦关系,对于亲人、友朋的凋谢作古常常缅怀多年并唏嘘不已。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词。当我们考察这些怀故悼逝之作时会发现当中不仅有浓郁的怀、悼之情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

一、生死意绪

潘岳在妻子死后,写《悼亡诗》三首,情真意切,为后代悼亡诗之祖,第一首这样写道:“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黽勉恭朝命,回心返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帟屏无芳菲,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寢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尤可击。”妻子已葬,诗人忍痛上路,回望故庐,再入室中,帟屏、翰墨、流芳、遗挂皆在,睹物伤情,悲从中来。在痴情的诗人心里,妻子形体虽亡,其神情肖貌却恍如眼前,每一念及已成幽冥永隔,令人肝肠寸断。唐代诗人元稹悼念亡妻韦丛写了《遣悲怀三首》,其中第三首是:“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由妻子早逝而想到人寿有限,不禁“悲君”亦“自悲”,死者已矣,过去的一切无法补偿只能

以终夜的“开眼”来报答妻子的“平生未展眉”,即对亡妻绵绵不绝的思念。怀故悼逝之作皆是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感情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抚今感往,物是人非,生死茫茫之感尤其强烈。生与死,是人类面临的最为重大、最为实际的问题,正如《古诗十九首》中所说:“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生死之隔是何等令人心悸。任何宗教都免不了要对生死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

王立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中曾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生死主题作了探讨。他说:“死亡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恰如人的生命有限这个事实是永恒真理一样。生与死给予中国文人无法回避的困惑、忧惧、思考与喟叹。”^①《诗经·唐风》云:“子有酒食,何不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陆机感叹:“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短歌行》)杜甫也说:“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人必须面对人寿不永的现实,人在死亡面前无可奈何。生死本是人生的自然现象,正如陶渊明所理解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三首》),“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三首》)。但正是由于死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死意味着肉体生命的终结,现世幸福的到头,在人们心里总感到有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综观怀故悼逝之作,文人总是不断吟咏死亡留给人们的心灵缺憾,同时也正是人们意识到生命有限,死亡让人们在恐惧之余又激发了人对生命、爱情、事业的热爱。罗洛·梅在《爱与意志》里说“死亡的可能性中也还有一种更深的意义,有一种

收稿日期 2005-05-12

*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 SB03-029

作者简介:花志红(1969—),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冒险拼搏的动力。有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直到通过某人的死,体验到友谊、奉献、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深挚的爱”^[2];不免一死的意思,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2]怀故悼逝之作往往是伤感、哀愁、爱恋、珍惜多种情感相互交融。就像元稹《遣悲怀三首》之一所表达的“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荇筐,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妻子下嫁自己百事不顺遂、生活艰苦,但妻子却跟自己休戚与共,辛勤持家,如今自己享受厚俸,却再也不能与妻子共享荣华富贵了。怀念、遗憾、爱恋、珍惜兼而有之。“死固然是对生命的驱力的解脱,但也更加体现出积极的生命意识。因为有了死,爱不能不是虚幻尘世的影象。同时,却又是超越时空的生命之光。死代表着短暂和消逝,但又何尝不代表着长存与不朽,在死亡面前,必然是对爱的留恋对永恒的生命力的渴求。^[3]

二、身世之感

死留给人们的心灵缺憾是共同的,但不同的人对死亡的感受却是千差万别。

怀故悼逝之作除了死别的哀伤、令人黯然神伤外,人生飘零之感、光阴流逝之疾、不得志的蹉跎也寓于其中,这就使得怀故悼逝之作在悼念亲人、故友的同时,呈现出感情自诉的特点。

唐代诗人崔珏《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良马足因无主蹶,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诗歌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仕途怀才不遇的一生。李商隐有“凌云万丈才”却“虚负”,虽有“一生襟抱”但“未曾开”,不禁令人为之叹惋。诗歌将誉才、惜才、哭才一气呵成很具感染力。但仔细品味其中“良马足因无主蹶,旧交心为绝弦哀”却分明有悼友和自悼之弦外音。《吕氏春秋·本味》有这样一段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顷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者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4]这就是被后人不断演绎的“钟伯原型”,即知音之意。正如良马不遇其主一样,李商

隐空有才华却不被赏识,抱憾终身,作为李商隐知音的自己尤感悲痛,这里套用钟伯故事,悼李商隐的同时也有自悼之意。倘若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抑郁不得志,遭逢困顿,怀故悼逝之作当中就会包蕴个人的身世之感,在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同时,猛然领悟到自身的命运正与对方相仿佛。白居易来到李白坟前感慨万千,写下了“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垆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墓》),真可谓为普天之下命途多舛的文人一掬同情之泪。古代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精神上有独特的追求,对社会的发展有强烈的使命感,有着“兼济天下”的自觉意识,但他们当中却鲜有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者,更多的还是大才难展,壮志难酬,是受现实打击之人;“诗人薄命”写出了这种悲剧人生。主体意愿与残酷的现实充满矛盾,因而怀故悼逝之作中的不平之鸣、怜才之意比比皆是。

诗歌是沉积在心中的情绪的外泄,韩愈说过“不平则鸣”。明代李贽也认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5]元稹《六年春遣怀八首》“伤禽我是笼中鹤,沉剑君为泉下龙。”将自己比作“笼中鹤”。李商隐《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愁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难遣”二字道出世事艰辛。李商隐一生都在党争的痛苦中煎熬,仕途潦倒,挚友刘蕡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李商隐非常钦佩他的品质,两人肝胆相契。刘死后李商隐写了四首诗以悼念,皆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其中《哭刘蕡》“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後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其政治寓意更为明显。诗人将矛头直指昏聩、冷酷的“上帝”,这带有象征性的描写,实则现实的写照。还有“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司户二首》);“暂能诛倏忽,长与问乾坤”(《哭遂州萧侍郎》)都是兼所赠对象和自己而言的,归根到底是在感伤身世这一点上取得了相通之处。“这一系列的‘天问’,是针对封建官场中残酷的倾轧和迫害而发,也

是为人的努力终于被历数、气运击败而发,其中有疑惑,有责难,更有深沉的思索。^[6]这类情况在怀故悼逝之作当中表现尤为突出,布衣诗人翁卷哭悼跟他同样穷困的徐照时也呼喊“已是穷侵骨,何期早丧生!分明天上意,磨折苦吟人。”真可谓同病相怜长歌当哭。

三、真情至性

尽管“言志抒情”是中国古代诗歌数千年间积淀而成的一种民族特色,而非独为怀故悼逝之作所专擅,然而这类作品在抒情方面较其他作品来得更为挚厚、强烈。留在读者心中的莫不是真诚挚情的肺腑之句,诸如“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如今悔恨将何益,肠断千休与万休”(韦庄《悼亡姬》之四);“乃抱生死捣,岂伊离别心?”(江淹《悼室人》之六)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7]《庄子·渔夫》

篇中这段话,深得真情之精微。怀故悼逝之作其要就在于感情的真挚而不在于字面上的刻骨铭心,亲人友朋的遽然逝去留给生者的是难以抚平的伤痛,不必为文而造情,也不必“为赋新词强说愁”。面对死亡,那是幸福的破灭、心灵的碎裂,这样的诗歌出于诗人的真心自然也就进入读者心里。雪莱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致云雀》)。就如“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元稹《遣悲怀三首》之一);“有在皆旧物,唯尔与此共。衣裳昔所制,篋笥忍更弄。朝夕拜空位,绘写恨少动”(梅尧臣《悲书》)一样,在朴素平静的“抚存感往”、“睹物伤神”中却伴随浓浓的伤逝之情,令人无限痛楚和哀伤。怀故悼逝之作虽是个个人情感的体验和表露,但这种个人情感的背后却暗寓着人类情感的性质。对于感情深笃的夫妻,人们希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对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人们期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然而世事难测,美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这就使得人们总是对已逝的东西诸如光阴、青春、友谊、爱情、理想充满留恋与惋惜,死亡就更让人感觉生命的倏忽而逝,自然就激发了文人对于生的烦恼和死的永恒的沉思。

注释与参考文献:

- [1]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P249
- [2]转引自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P266
- [3]张宏生,张亚权.《三更月白——古典文学中的相思主题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P12
- [4]《吕氏春秋》.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P142
- [5]转引自钱谷融.《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P11
- [6]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P148
- [7]《老子·庄子》.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P261

Trains of Thought in Poems Mourning for the Loved and Lost

HUA Zhi-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Among ancient Chinese writings are countless poems mourning for the loved and lost. These poems not only display the grieving for the dead, making the readers echo by means of emotional tragedy, but also illustrate the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death of men of letters and inspirations on their lives.

Key words: Mourning for the Loved and Lost; Grieving for the Dead;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Death; Inspirations on Lives